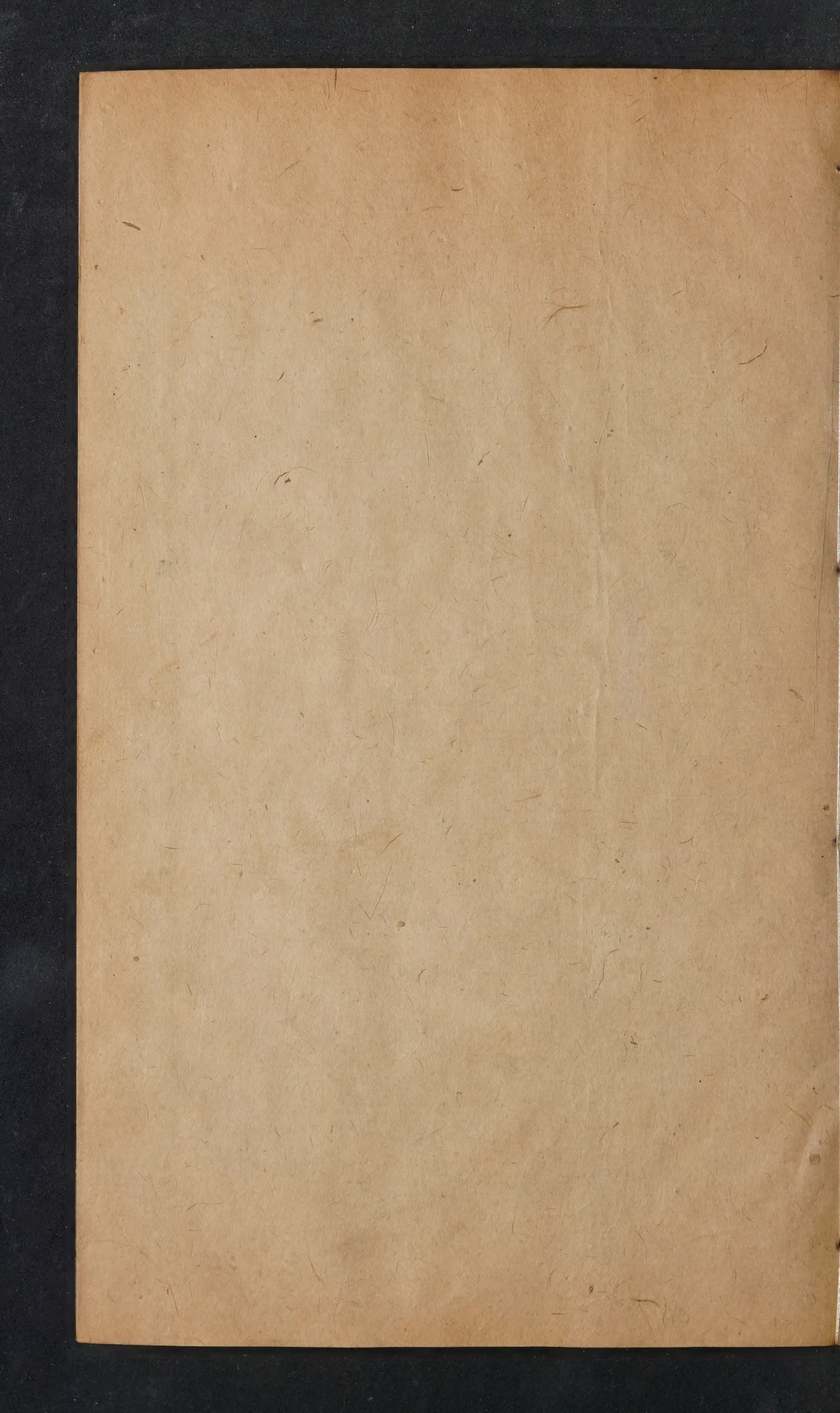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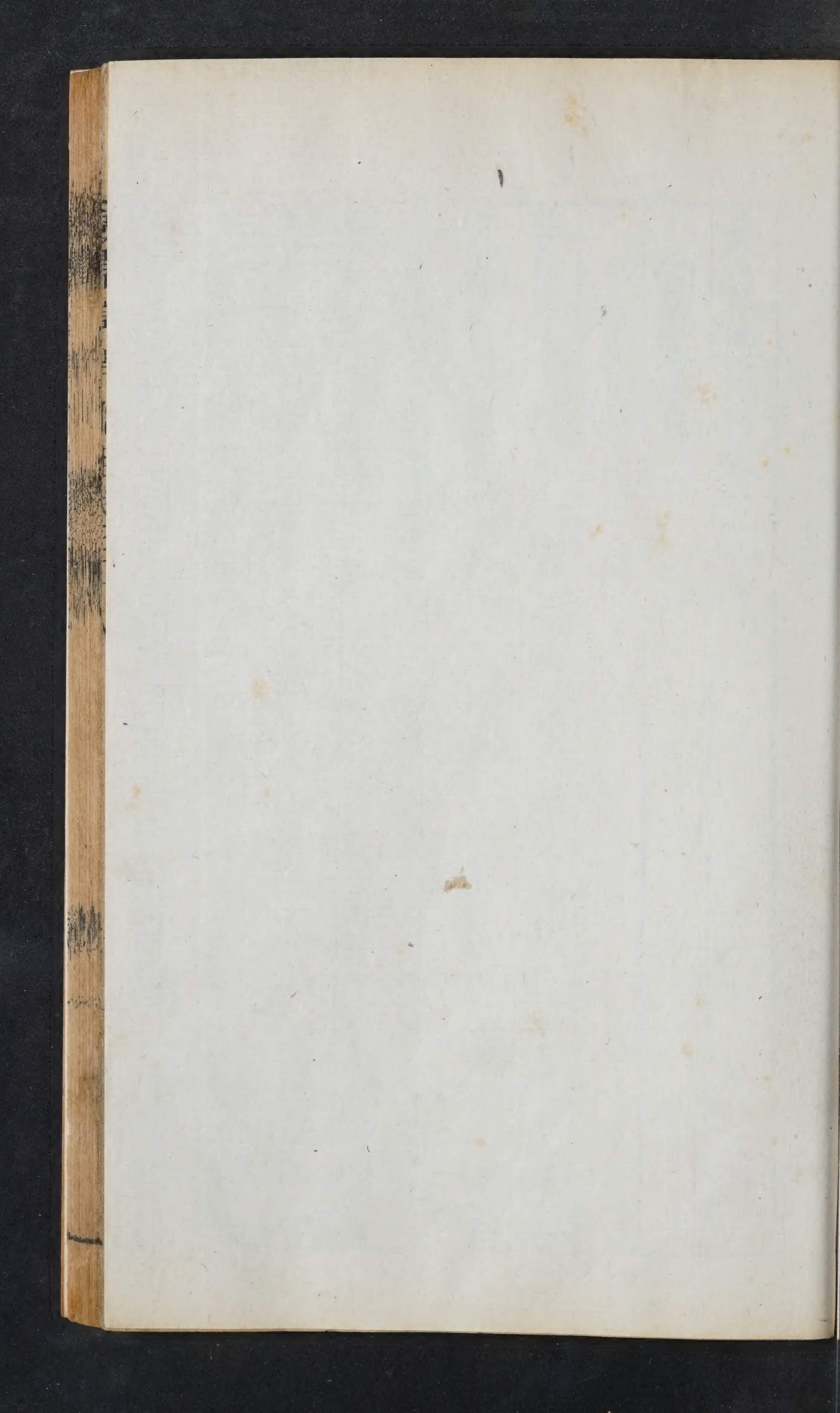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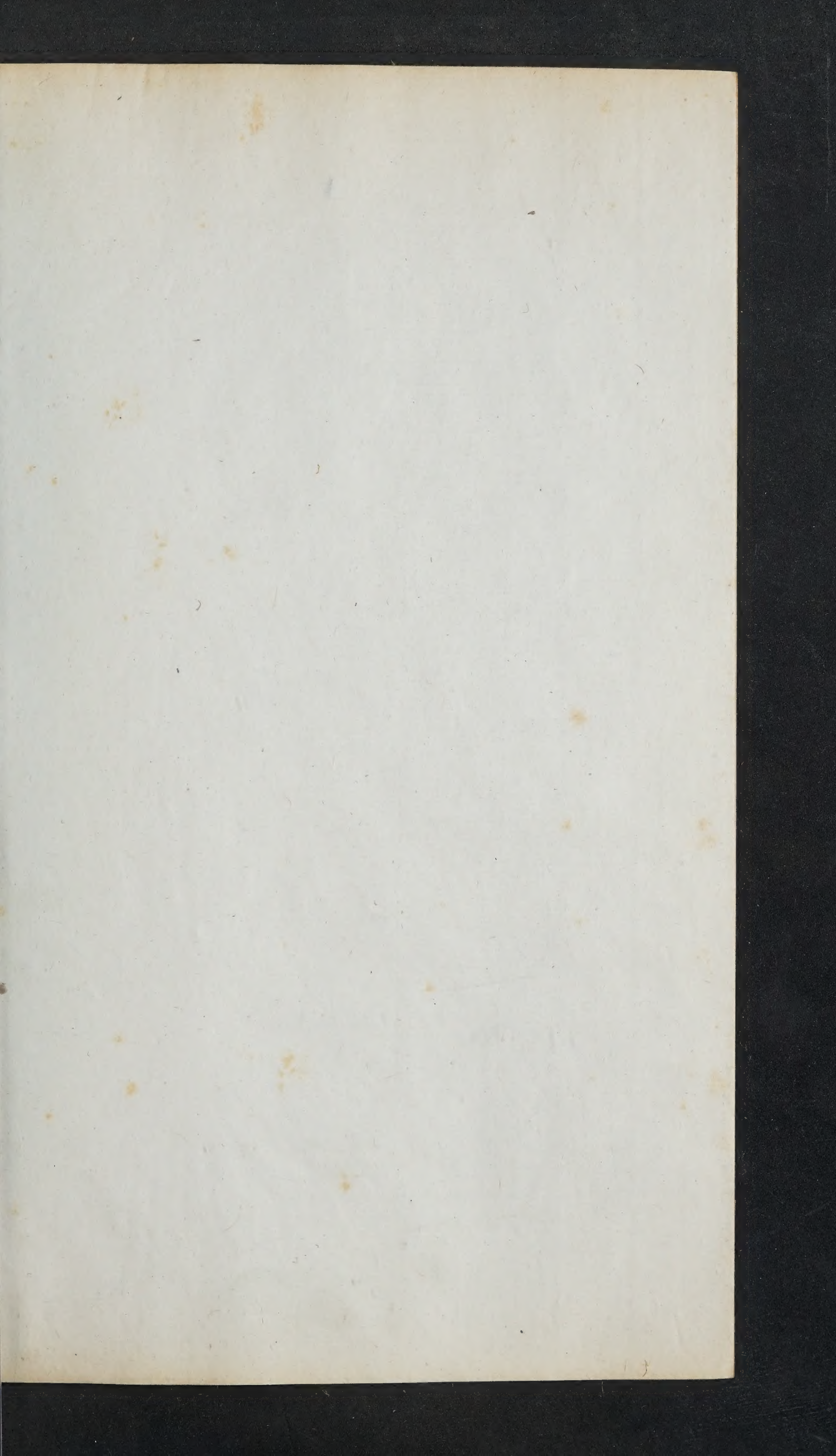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

詞學儒臣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爲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後征孫權使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

爲太子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幷其男口植與諸侯幷就國時法制待藩國旣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王粲 幷建安諸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邕倒屣出迎粲年幼容狀短小旣至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歸曹操操辟粲爲丞相椽賜爵關内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而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内之儁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用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儁置之列位海内回心望風願治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

國旣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舉筆便成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與丕植友善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內向欲以刼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

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夫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為亂首矣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為檄以侮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也使與瑀並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

又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近出瑀隨從因與馬上具草操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辟用瑀以十七年卒粲以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及典論論文可見矣頴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又善蒼雅蟲篆許氏[illegible]初平時客荆州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遣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暑植呼常從取水澡訖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焉陳留路粹十九年轉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

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可壯觀、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瑒弟璩、璩子貞、亦以文章顯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晉篡位、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吳滅、封廣武縣侯、華名重一世、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恩憎疾之、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未幾朝議欲徵入相、而

馮紞又害之故終武帝之世華只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
華爲太子太傅與王戎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
駿誅楚王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
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
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
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誅華以功拜侍中代下邳王
晃爲司空領著作郞初趙王倫爲鎭西將軍擾亂關中氐
羌反叛故以梁王肜代之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爲尚書
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
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舍監省日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

台星拆勸華遜位不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
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
華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
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
頠俱被收夷三族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
門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
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以取正焉天下
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
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
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濯

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故以作鮓相獻耳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華要煥宿獨共登樓仰視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所煥曰在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

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彩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皆怪以爲神物也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

間躍出入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父抗卒、機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機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乃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太康末、機與弟雲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

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感全活之恩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之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爲平原内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機又不從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屢譖害之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遂大敗死者如積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

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超機又不能用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又爲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機有異志故穎發怒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帢與秀相見因與穎牋極其悽惻乃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歿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寃云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

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以爲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故因以爲氏焉、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又學鼓琴瑟、皆不成、雍謂其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思自爲不

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聞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示之謐大稱善遂爲之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等經學名公咸其稱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出機歎服自以爲不能加焉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謝靈運

靈運玄之孫也靈運與顏延之皆爲江左第一議者謂靈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靈運以見愛從叔謝混襲封康樂公性豪俊好鮮麗車服衣物多改舊

制、宋受命、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以父祖葬始寧縣、有故宅及墅、乃移籍會稽、修理舊業、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及徐羨之等誅、乃徵爲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靈運工書、作文竟便自寫、故文帝稱爲二寶、每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不踰、而並見任遇、于是稱疾不朝、穿池種竹、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傷之、但諷旨令

自解靈運乃表陳疾得假即東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黜時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共爲山澤之游惠連有奇才不爲其父方明所知靈運初去永嘉還始寧方明時爲會稽靈運造方明見惠連又見何長瑜在惠連所乃語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尊長餉以下客之食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我便共載去既因祖父之資生業厚甚奴僮衆多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一日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

王琇大驚以爲山賊也會稽太守孟顗素爲靈運所輕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會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顗言此湖近郭水物所出百姓惜之旣不得回踵復求始寧休崲湖顗又執不與而奏言靈運有異志靈運乃馳詣闕自陳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更以爲臨川內史而靈運在郡游放不異永嘉文爲有司所糾文帝乃遣收之于是靈運遂舉兵反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廷尉論斬帝愛其才降死徙廣州後獲同謀者乃詔于廣州棄市臨刑歎

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時
元嘉十年也年四十九

顏延之　劉穆之附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顏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飲酒
不護細行宋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爲一時之選而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甚疾之徐羨
之等亦疑延之爲同異少帝即位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
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
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人惡儁異世疵文雅無足怪也
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

兵校尉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復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以見志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窮途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獨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不與五君之列湛及義康見之大怒欲黜爲遠郡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事者七載文帝嘗召延之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臣狂延之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誅延之爲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既肆意直言無所回互故論者謂爲顏彪但居身儉約不營

好、本、錢〇〇

財利布衣蔬食酣醉郊原而已孝武登祚竣已貴重竣有所供皆不受器服不改宅宇如常一日乘羸牛車逢竣鹵簿來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見竣語曰平生不喜見貴人今者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則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有愛姬侍寵盪延之墜牀竣怒殺姬延之大痛惜坐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二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采齊名而遲速不同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以己與靈運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蕖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大以

爲恨平生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然是時議者皆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北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劉穆之字道民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嘿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囊爲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倉卒用人當無見踰者裕大笑即于坐受署從平京邑獲大處分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是時晉

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揚州刺史王謐薨裕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又欲令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

相吞咀楊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矣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凡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時朱齡石亦善尺牘嘗于裕坐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亦得八十函八年加穆之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

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乃屛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
皆云太尉與我不平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
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乃小阻穆之亦厚爲
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
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十
二年裕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
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
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
百端内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
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十三年卒年五十八裕在

長安聞問驚慟及代晉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遺之不必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樂府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盡其才後臨海王子頊鎮荆州以爲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

子項敗遂遇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齊隨王子隆鎭荆州以詞賦深被賞愛爲長史王秀之所疾出補宣城太守後遷王吏部郎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遥光引以爲黨不從收下獄死年三十六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齊初爲征虜記室奉侍文惠太子最親遇太子入居東宮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與焉初蕭衍將謀大事約叩其端而不答他日又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

期萬物、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將終、讖云、行中水、作天子、何歷然也、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萬一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復有人更同公作賊耶、約出、衍乃召范雲告之、雲對與約同、衍曰、智者乃爾暗合耶、及衍代齊、約爲尚書僕射、天監十二年病悸卒、年七十三、約孤貧、少時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約遂覆米而去、性嗜學、聚書至二萬卷、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初梁廢齊和帝爲巴陵王、又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

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遣鄭伯禽以醇酒進王就搯殺焉至是約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全不由已故武帝謚之曰隱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後入鄉校乃感悔始讀書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后召見賜筆札中

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于是吐蕃九姓叛詔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耳有司乃以楊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恐非羈戎之長策也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楊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

政之要子昂乃奏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

爲海內文宗

許敬宗　附李義府

敬宗杭州人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敬宗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蹕山破賊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爲有司所（甚下流）劾及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惡人）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
灼後東封次濮陽高宗問竇德玄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
未及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
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
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
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丘徙
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
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對曰夏禹導沇
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
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

南入之所謂泆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

宗舞蹈求生世以爲口實敬宗銜之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隷奴也敬宗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爲繼室子昂烝之敬宗怒奏斥昂領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于朝有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乎執不改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晩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册悉彥伯爲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荅曰渠父不如昂父彥伯累官太守舍人旣與思古有

憾每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讐爾彦伯慙而止

李生曰世謂晉人多風致何曾日食萬錢風致尚矣曾嘗指諸孫曰爾輩必及于難懷愍二主首領不保何有于金谷園何有于石季倫潘安仁張茂先陸士衡諸名士等哉然則曾之智早矣予故稱之曰智君而攺謚曰明哲

義府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除舍人得侍太子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來李焉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瘿而有智因與謀曰武昭儀方有寵于上上欲立爲后畏宰

相議蓄而未發君能建白立爲后轉禍爲福在此時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珠（總只面皮厚耳不足稱有智也）一斗遂停司馬詔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遂相濟爲姦惡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後事聞有詔鞫治義府計窮遂逼正義縊死獄中未幾進中書令後除名流巂州憤恚死子洽洋流延州津流振州婿元貞亦流延州三子及婿同日流寘人以爲誅四凶云

張說

張說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說廷對忤后旨流欽州睿宗即位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兼修國史景雲三年玄宗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爲宰相說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至忠等已誅乃召說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馬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

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
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姚崇不合
又罷爲相州刺史徙岳州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
時瓌子頲爲相說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
人獻頲頲覽詩嗚咽因見帝稱說忠勳不宜棄外說遂遷
荆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
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勑齎稾卽軍中論譔詔諸衛府兵
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
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
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隷

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旣而代張嘉貞爲中書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總一不吃）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飯好矣）說曰自古帝王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

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說有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面折叱罵然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爲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既謫岳州詩益悽惋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蘇頲

蘇頲武功人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拜中書舍人時頲

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白曰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爲之詞頲辭曰前世帝后未嘗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矣開元四年進同紫薇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上前敷奏璟或未及

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執故上未甞不從
百代可法
二人相得歡甚璟甞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
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盡斷公不顧私則令丞
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
按察節度劒南諸州詔頲收劒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
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
羸市穀以廣見糧特使蜀者檄取庫錢市帛半臂琵琶捍
撥玲瓏鞭頲不予嶲州蠻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
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愧沮
從封泰山詔頲朝覲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

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故禮部尚書頲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退朝、以明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即日帳哭洛城南門、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當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爲文章云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

之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怠於事天不可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

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說又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遷工部知制誥九齡數乞歸養不許上乃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既又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林甫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上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

聖主

至詰

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仙客河湟一使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賞以金帛可也裂地則不宜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上由是決用仙客九齡内懼恐遂爲林甫所中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又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上雖優荅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久之貶荊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九齡體

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上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上千秋節羣臣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之曰房帷中安得有外言遽奏上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執送

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勑令免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也

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劒爲任俠輕財重

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狙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甞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

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因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好漢 識好漢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百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漕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太白乎何有以上諸

傳神

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

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趍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而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是亦摧撞息機者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八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九

詞學儒臣

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

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報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初脫奴難幸得一官便救人耶）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此等心腸豈容世哉）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

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拜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

節揚抑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呑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

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壼奧乎

王維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右拾遺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維聞之賦

詩悼痛、聞于行在、賊平、下獄、弟縉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時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巳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戸、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隷、善畫、寧薛諸王、咸以師禮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日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焉、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與諸王座聞維樂章、縉乃裒集數

十百篇上之維畫不下吳道元閻立本善畫耻人以畫師名巳維乃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韋應物　附李揆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滁州刺史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爲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李揆成紀人家于鄭州代爲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

其書策殊未知藝（具眼）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

盟使揆辭老恐歿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杷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者揆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肎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未冠謁顧況況吳人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

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
美帝從之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
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
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
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是時
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
宰相嫌其出位出爲蘇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
治郡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
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
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居易持節宣諭布遺五

所繇詔使受之辭曰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補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漑田千頃後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以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居易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相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

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貞盧貞張渾狄兼謨盧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詩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

韓愈〇附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義李翺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

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

急○要○著○

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刺耶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忌愈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時有直講能說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擯之不肯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于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

之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
公將帥林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
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
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
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
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
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
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
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

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部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

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翱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

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性介少合愈一見與爲忘形交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郊水陸轉運判

官及鎮興元又奏爲參謀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爲國子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血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遊東都、時洛陽令禁僧急、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唫、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謼詰之、久乃得釋

劉乂少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步歸愈、作氷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

李翺、字習之、唐宗室也、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據、夫今之作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只宜直載事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卓吾曰、此千載不刊之言也、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宗元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轉尚書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而叔文敗矣、宗元因貶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量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制書下、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

終易連州宗元既居柳州江嶺間爲進士者皆師之故時號爲柳柳州云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于京師時人義之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愈言爲然李生曰柳宗元文章識見議論不與唐人班行者封建論卓且絕矣其爲叔文等所奇待也宜

王禹偁　附丁謂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

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以請論妖尼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禹偁屢獻討李繼遷策以爲繼遷可不勞力而誅其後潘羅支射殺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駮司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送馬五十匹禹偁郤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之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郤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楊州眞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時宰相張齊賢李流不恊意禹偁搆之又出知黄州

禹偁乃作三黜賦以見志、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略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减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楊、稱爲重鎭、亦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楊、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疏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

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果至州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容孫何丁謂皆游其門

丁謂蘇州人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故世謂之孫丁登進士遷三司判官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詔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爲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日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

兵施州饋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收市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眞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謂即上會計錄以後上心太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即以經費有餘對於是帝欲營玉清昭應宮以奉上帝謂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以奉上帝祈皇嗣羣臣敢有諫沮者願

以臣此意諭之於是王旦果有密疏諫止帝乃以謂語
告旦旦始不敢言乃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
時寇準爲相惡謂謂媒蘖準過罷準相而謂同平章事謂
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兼賓客李廸執不可詬斥謂姦邪
不法事二人爭論帝前即日罷謂知河南府廸知鄆州
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廸忿詈臣爾臣願復留因
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謂自
入中書視事而李廸獨罷相仁宗即位寇準李廸再貶凡
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御便殿
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納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

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而令俱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時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帝遣王曾覆視允恭以罪誅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言覽畢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而人人釋然亦其才難也善談謔喜爲詩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既在貶所專事釋典及著詩作文家寓洛陽因爲書自負敘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即以聞

帝見之爲感惻乃得徙雷州在朱崖日作爲一字題寄歸
又作天香傳叙江南諸香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光
州居住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鬢無班白者人亦服其量
也未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
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爲異人焉

歐陽修　附梅堯臣　蔣之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
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
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
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

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讀而
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
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
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
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
公豈以爲巳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
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
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自是
朋黨論起修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
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盖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

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
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
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
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
他事譛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
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
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
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
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
士一切不録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譟修馬前街邏不

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

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滁也作亭瑯琊山毎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修前

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己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揜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爲詩用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修與爲詩友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神

宗立轉殿中侍御史蔣之奇黜制科詰修盛言濮議之善修因薦爲御史之奇懼不爲衆所容及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陰事之奇因以劾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神宗批付中書問狀修與吳育皆上章自辨以吳氏育女故神宗知之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乃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亦堅求退出知亳州故修謝上表云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王安石　附呂惠卿章惇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

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彦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潁邸、韓維爲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説、王安石之説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即位、

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胡說）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是實易簡公反煩難何也）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是、是、）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爲先、（說得是、但公不是、）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便不是了）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好至簡）遣提舉官

不煩也

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
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
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祗應自是四方爭言
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韓琦諫䟽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
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謝
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于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顥陳
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
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䟽言青苗奪職致仕

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最後世所當行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怒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守郡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也（何說）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

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閣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爲人慓悍陰刻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

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巳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

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悦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及雱憤恚死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黄廷堅嘗言人必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好改作也

呂惠卿晉江人起家進士初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熈寧初安石爲政對上言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無有雖前世儒者亦未易及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惠卿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與之謀

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司馬光言於上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後安石既罷相、韓絳度不能制、請上復用安石、安石子雱于惠卿有深憾、諷中丞鄧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往來、其爲奸利事、置獄鞫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

配、安石初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并訟安石盡棄所學、罔上
要君、而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
無有、歸問雱、雱憤恚、疽發背死、久之徙惠卿知延州、始陝
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以蕃兵爲先鋒、而漢兵城
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鋒以
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來上、會蕃部屈乜將入寇、惠卿以
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敵師于東郊、而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乃還、哲宗即位、惠卿懇求散
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
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狼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

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坌汙公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即化爲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亦數其五罪、乃貶惠卿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何快）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

出必經吾門且一覘之道且了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久矣顧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虜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惠卿後以築威戎威羌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崇寧五年坐其子淵罪安置宜州爲醴泉觀使致仕卒始安石去位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李生曰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

以爲皆安石所爲也發其私書小人報復常態爾況愛生惡死人情之常急功名懼禍敗良識毀不獨惠卿然也蘇子由之疏過矣

章惇浦城人惇豪雋進士登名恥出侄衡下委敕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呂惠卿去位劉摯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元豐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大是）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亦人所難）後悔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辯簾前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

何說可惧

光庭王巖叟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閒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用楊畏疏欲復熈寧元豐之政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斵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顧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及梁燾王巖叟等初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等結

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士良等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而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

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問許將對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殺戮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捕逮宦者宮妾搒捕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

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惇罷知越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大是）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誰肯）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亟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李生曰章惇剛狠膽麄才贍以衆賢攻擊不得伸其志

輒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邪怨蔡確比也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乆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見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稱之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

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蘇軾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書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

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修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安石用事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别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奬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陛下安静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

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于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外、見事有不便者、

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為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宰相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

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安石乃厲聲曰某須說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弗爲乃可軾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

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

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

比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楊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効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為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軾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

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旣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勑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衆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眞可不謬爲畢士安之孫矣李生曰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

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嘻笑怒罵、旣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箎舞劍、皆我畫筍、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顚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顰、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蘇轍　附張耒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策入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誠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罪陳升之止之上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

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其不可光不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既又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大是）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大是。不是調停乃是平等也）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極諫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

別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乃上疏諫、哲宗覽奏大怒、以爲引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集、並行于世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關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坐黨籍謫監黄州酒稅徽宗立召為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宫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時二蘇及黄鼂俱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殽飲食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波

濤激之爲風飇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謂也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甫冠歐陽修見而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稱鞏於伯玉伯玉皆不答間語之曰吾方

作六經閣、余其爲之記予圖凡六七脫藁、竟不當意、乃曰吾自爲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校官、出通判越州、徙知齊州、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又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頗偃蹇不偶一日過闕、神宗召見勞問之遂留判三班院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訓辭典約鞏之能也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五、神宗嘗問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謂吝者、勇於有爲而

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公著亦嘗告神宗以鞏之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是以不大用

藏書儒臣傳卷之三十九 終

